

品阅人生书系

似水流年の十載

贾云江◎著

一个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
展现跌宕人生，反映时代变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总发行

本书为哈尔滨社会科学院重点资助项目

似水流年四十载

贾云江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93020310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励志的小册子，以编年体方式真实记录作者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感情变化。我们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红旗下长大，但也经受了风雨和摔打锤炼。本书以多年日记为素材，提供许多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实时实地实录，既有平淡琐碎的生活细节描述，也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思考，还有政治风暴来袭时的困惑与迷茫。随着时代波涛跌宕起伏，显示不同政治生态下人的思想心路变化。作者从自己少年、青年、成年时期的不同视角和认知能力出发，观察和印证了大变革漩涡中自己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变化，进而反映历史嬗变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

责任编辑：贺小霞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似水流年四十载/贾云江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0-2099-2

I. ①似… II. ①贾…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204 号

似水流年四十载

SHISHUI LIUNIAN SISHIZAI

贾云江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9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290 千字

ISBN 978-7-5130-2099-2

邮 编：100088

邮 箱：2006HeXiaoXia@sina.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HeXiaoXia@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9.75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似水流年の十載

皇甫東玉題



序

人生苦短，岁月如梭，人们无奈于光阴即逝，千方百计想抓住点东西。重读自己五十余年形成的日记，发现在平淡的生活碎片里，多少还是有些有意义的瞬间。许多逝去的人与事，或许早被人们忘记了，模糊了，但依然存在于日记的文字里。日记作为一种亲身经历的现场实录，多是耳闻目睹、原汁原味的东西，它是在不经意间记述普罗大众、个人琐事家事过程中形成的浩繁文字，从中淘得一些值得纪念或记忆的东西，相对来说，比事后回忆或其他记载的可信度要高，因而更显弥足珍贵。

现在人们意识到并常常惋惜许多被拆迁的荡然无存的历史遗迹，却很少关注同样也在飞速消失的民众生活、内心体验、个人在不同政治生态下的思想心路变化。本书以多年日记为基础，逐年记述个人成长变化。一年一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遇到些什么事，好事不多说了，办过哪些蠢事、错事、荒唐事，可能早就不记得了，但在日记文字里面可以找到。况且与我这一辈子相生相伴的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这也使我不可避免地经历跌宕起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历经了坎坷磨难，而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十分宝贵的。

当然，我的日记囿于个人视野范围、思想认识上的片面、局限，不同成长阶段的文化积淀和阅历不同，对人生世态、生活看法本身存有不同偏好和追求，其中少不了肤浅和缺憾。好在依据日记所记录的生活，

尽可能地保存了当初那种鲜活的样子，具有时代印记，文字虽然粗糙些，一般也不便改动，其他问题就不苛求了。

回想我写日记原本是朦朦胧胧、无意识的，如同孩子涂鸦，甚至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最初从写“周记”开始，后来写“活动日记”，一步步演变成写日记，并渐成习惯。未想一下就是半个多世纪，而且时间越长越舍不得放下，即便在“文革”那样的极端形势下也不肯停笔。

闹“文革”时我还是个在读的大三学生。运动初起，我也曾盲目地造这个人的反，给那个人贴大字报，自以为很革命。后很快就因所谓站错队，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家被抄，日记作为“反动罪证”，被肆意摘抄，无限上纲，甚至不惜工本油印成册到处散发，组织批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何方神圣会享受如此“待遇”。日记本来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被折腾出来煞有介事地批判，甚至准备像批刘那样搞成系列。这是我的日记第一次“面世”，为的是“口诛笔伐”。如今写“年记”，借用了日记的大量材料，勾勒出随着岁月流逝和生活经历，个人的思想脉络，剖析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本书之所以以“年记”方式编排，是受到日记大师、出版界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皇甫束玉老先生的启发和指教。皇甫老先生还在他95岁高龄时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令晚辈感激涕零。我曾长期任职的哈尔滨社会科学院鲍海春院长对本书酝酿、写作特别关注，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

我今年也已70岁，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有幸目睹并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如今又看到了13亿中国人为实现民族振兴所开启的逐梦征程。我想通过自己几十年的实地实时记述，以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成年时期的不同视角和认知能力，观察和印证大变革漩涡中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反映历史脉动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并在叙事之余给学界提供可资研究的个案或参考。

作 者

2013年5月

目 录

匍匐在羽翼下无忧无虑的日子

1943 年 出生

战祸加天灾，“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 /3

1944 ~ 1948 年 儿时（五岁以前）

直到三岁我才会叫“娘”，可两岁就有文章见诸报端。 /11

1949 年 六岁

娘带着我和弟弟坐着驴拉板车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出大山。 /13

1950 年 七岁

因说话“土”，许多规矩和礼数也不懂，一开口就招人笑。 /17

1951 年 八岁

一场恶作剧在老师的引导下变成了有意义的课外活动。 /20

并不情愿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1952 年 九岁

因为学习苏联经验，我转学时被降了一级。 /25

1953 年 十岁

冬季寒冷而漫长，课间打雪仗常常玩得满头大汗。 /30

1954年 十一岁

铁路图书馆成了我们假期的精神乐园。 /34

1955年 十二岁

学习写周记，养成记录活动的习惯。 /38

1956年 十三岁

担任儿童铁路小员工，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 /42

1957年 十四岁

跟老师学习一笔画出中国地图轮廓的“绝活”。 /48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舍我其谁

1958年 十五岁。

宁可十天不睡觉也要炼出铁来。 /55

1959年 十六岁

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喜讯让人亢奋，一向积极的妈妈却在“共产”问题上落伍了。 /60

1960年 十七岁

我成为“教育大跃进”和拔苗助长试验的牺牲品。 /66

1961年 十八岁

科技校苦撑到8月末被迫下马，我回高中成了插班生。 /73

1962年 十九岁

实施俄语“追赶”、“缩距”战略，连晚上睡觉说梦话都在背单词。 /80

1963年 二十岁

俄语高考我只得了二十几分，最后被录取到黑龙江商学院。 /85

1964年 二十一岁

我的初恋不是浪漫的，而是压抑的、“地下式”的。 /94

1965年 二十二岁

下乡参加“四清”，经受锻炼和考验，光荣入党。 /103

狂热与厄运降临，体味人间冷暖

1966年 二十三岁

组织长征队从北京徒步南下，目标是韶山。 /113

1967年 二十四岁

我成了班里“最大走资派”，党票被烧，私人日记和信件被肆意摘抄印成小册子并组织批判。 /128

1968年 二十五岁

父亲关进“牛棚”，只给生活费，家也被逐出哈尔滨。 /145

1969年 二十六岁

我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解放军按政策办事，同意我按期转正。 /157

1970年 二十七岁

庚戌年春节是我家“文革”以来的头一次团圆，五口人挤在四五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167

边疆草根岁月给我温暖和营养

1971年 二十八岁

踏上火车已是除夕夜，饺子是在餐车上与乘务员们一起吃的。 /177

1972年 二十九岁

收到父亲“文革”以来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只说家已搬回哈市，一切尚好，勿念。 /186

1973年 三十岁

我和小周刚开始恋爱，就传来大学招生消息，她毅然“弃沪报哈”，如此深明大义和通情达理令人感动。 /200

1974年 三十一岁

玲玲赴哈读书，约定半月一信，把“别恨三年”当做“鸿雁传书”式的恋爱。 /207

1975年 三十二岁

蹲点一年，深为理论和实践以及政策上的矛盾所困惑。 /214

1976年 三十三岁

特殊时期的“革命化婚礼”，第一项：为毛主席逝世默哀。 /224

1977年 三十四岁

上苍这么快就给了我们一个女儿，我俩喜出望外又手足无措。 /234

在科学的春天里成长

1978年 三十五岁

告别北大荒，走上大学讲坛。 /245

1979年 三十六岁

我在紧张和兴奋中上了第一堂课，玲玲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255

1980年 三十七岁

父亲因“文革”之祸而得“福”：“老反革命”变成“老红军”。 /262

1981年 三十八岁

萨蒙教授上课，在市场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 /269

1982年 三十九岁

拥挤热闹的走廊：“筒子间”里的苦与乐。 /273

1983年 四十岁

系里组成新班子，提拔我任党总支副书记。 /281

1984年 四十一岁

我被抽调到院党办，参与领导班子整风工作。 /286

1985年 四十二岁

哈尔滨实施新政，我有幸被选中，荣任社科所副所长、党组书记。责任大，担子重。 /295



匍匐在羽翼下无忧无虑的日子



1943 年 出生

战祸加天灾，“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

1943 年 8 月 25 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原名辽县）桐峪村一个农民家庭。

按理说，一个孩子呱呱坠地，特别是家里添了一个男丁，应当是件高兴的事。然而我父母却在犯愁怎么处理我这个“小东西”。他们认为当时战祸加天灾，活人难保，哪能再添一个孩子。母亲一再叹息：“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

1942 年，日本鬼子进犯黄崖洞兵工厂，偷袭了桐峪、麻田八路军总部。村里青壮年大多参加了八路，或是作为民兵上山打游击，我母亲怀抱三岁多的我姐姐，我奶奶拉扯着我哥哥，两个小脚女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逃难的人群，跑了一整夜山路才大概到了黎城县一带深山。原以为已经远离战区，不料却误入了鬼子的包围圈。正遇上鬼子搜山，老弱妇孺二十多人慌不择路地躲进一个山洞，但还是被发现了。母亲说，那一天正是九月二十五，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狼吃日本的”（指日本鬼子）找不到八路而气急败坏，先是对着毫无反抗能力的老百姓一阵机枪扫射，接着又扔下几颗手榴弹，然后扬长而去。我奶奶等八九人当场死亡，其余多数人都挂了彩。其中，我的至亲有五人当场死亡，他们是：奶奶皇甫美金、二爷爷贾春德、二奶奶即贾春德媳妇、堂

兄之母赵氏、大爷的亲闺女即我叔伯姐姐玉香（当时年仅12岁）。凶残的日本鬼子夺走了我的骨肉至亲，在祭奠先人、告慰亡灵的同时，这也让我永志不忘国恨家仇。

据母亲回忆，奶奶在中弹瞬间，本能地扑向她的大孙子，也就是我的哥哥玉江。被压在奶奶身子下的哥哥玉江左肩膀也被子弹击中，血流不止。待众人把哥哥抱到八路军总医院，人已昏死过去。因为弹片正打在左胳膊和肩膀之间，伤势特别严重，依当时的医疗条件，只有截肢才可能保全性命。哥哥后来说，就要手术那天，医院一位姓向的院长查看伤员时得知了情况，认为孩子这样小很可怜，就找到一位日本医官商量。那位日本医官说，孩子年纪小，如果护理得好，完全有可能挽救这支胳膊。母亲和哥哥听说由日本人做手术，说什么也不同意。向院长解释说：“日本医官是我们这里医术最高明的，由他手术你们就放心吧。”那时也没有麻药和消毒用品，只能把身子和左胳膊捆在长凳上，嘴里塞个毛巾，然后稍微把伤口清洗一下，就活生生地把弹片和碎骨头一点一点挑出来，疼得让人昏死过去，最后再把伤口包扎好。

当时八路军总医院设在东隘口村，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在西隘口村，中间只隔一条小河。为了就近治疗，哥哥住到了东隘口村的姑姑家。很快跟医院混熟了，求医问诊比较方便，那时的医院，不管是官兵还是老百姓，大夫只要能腾出手就尽量给处置。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忠信、向院长以及那位日本医官，都多次给换过药。包扎伤口用的绷带由表姐彩凤每天到河边清洗，反复使用。按要求应该加强营养和定期换药，但当时正闹饥荒，加上敌人封锁根据地，缺医少药，伤口只能主要靠盐水消毒，如能弄到点白酒便是很奢侈的事。结果伤口经常化脓，后来竟长了蛆，烂肉一股恶臭，森森白骨都能看见，直到第二年生下我的时候，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多年后哥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跟我说过：“现在治这样的枪伤根本算不得什么，可那时环境太艰苦了，像我这样能保住胳膊存活下来的并不太多。”我姐姐当时只有三岁，由母亲抱在怀里，在鬼子的疯狂扫射下也未能幸免，一只手指被弹皮擦伤。一家人就这样死的死，伤的伤；村上也是遍地起新坟，处处立纸帆。战乱中哪还顾得上一个新生儿的出生。

再加上华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见山西左权《桐峪村志》大事记第23页）。老百姓剥树皮，吃树叶、野菜、草根，每顿饭能掺一把玉米面的就是好人家的了。母亲说，当时太行边区经济上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驻扎在村上的八路军129师的官兵也是以树叶、野菜为主，加一点玉米面。当时家里被鬼子反复劫掠，早已家徒四壁，只剩一铺土炕，上面连张席子也没有。眼看要分娩了，母亲自己找来一些麦秸、玉米秸铺在炕上。

父亲听说又要生孩子，急忙从区里赶回来。孩子生产倒挺顺利，但生下来怎么办呢？当时正是边区抗战最为严峻的危急时刻，又遇到灾年，经济上这么困难，恐怕留下也养不活。送人又送不出去，这年头谁家都怕添人进口。父亲说：“俺不是封建脑袋，也不能怨俺狠心，只能怨这孩儿来的不是时候。听说有的人家把不愿要的孩子按在尿桶里溺死……”

可我母亲舍不得：第一，我是一个男孩；第二，三年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那是1940年鬼子“年关大扫荡”，老百姓逃命进入李家山，那一带山高林密。母亲本已身怀六甲，加上一双小脚，逃命自然落在最后。跑着跑着，半路上突然肚子剧痛，只觉得裤裆里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落地。母亲自知这是孩子早产了，天黑又找不到人帮忙，一头钻进树丛。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自己一手用牙咬断脐带，掏出孩子嘴里的黏液；一手轰赶汪汪直叫的野狗，害怕引来凶恶的鬼子。慌乱中用几块石块把孩子简单地垒在里面，只听得后面枪声已近，提起裤子就跑进山里躲了起来。当时活人性命难保，根本顾不上呱呱坠地的婴儿。后来，母亲每每提及这件事就十分伤心。她说当时又慌又怕，孩子是男是女都没顾上看；还说这孩子实在太可怜，连口奶都没有吃上就活活地饿死了。所以，妈妈觉得如今这个孩子说什么也要留下来。现在吃粮困难，宁可大人少吃几口也要喂养孩子。至于孩子能不能活下来，那就看他的造化了。父亲没办法，只好脱下自己那件公家配发的内衣把我裹住。

当时，我家住着八路军总部电台，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看孩子这么单薄，躺在铺着麦草的土炕上太可怜，就从一件已经脏乱不堪又满是血污的破棉衣里面掏出几把已经板结的棉絮，悄悄塞给母亲。母亲说，就是

这么一堆破棉絮救了孩儿的命。太行山的冬天很冷，我就是埋在破棉絮里过冬的。有时候一只小脚伸出来了，母亲会给收回去，怕我着凉。那年月，坐月子头几天只能喝清汤寡水，但奶水倒充足。孩子大一点了吃不饱，就补充点玉米面糊糊。就是这样，母亲还参加了妇救会组织的为部队哺乳期妇女奶孩子活动，大致十天轮一次，宁可自己孩子吃面糊糊，也要保证喂饱女首长的孩子。母亲说，头两年最困难，生下我的第二年收成还不错，鬼子也不敢来了，百姓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由此可见，那年月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如果不是我母亲命大，定会死于鬼子那一通乱枪之下，自然也不会有我；假如父母把我溺死，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维持群体生存的无奈选择。但我的父母最后决定留下了我，哺育了我。我感激父母，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生养之恩

在我老家，一般称父亲为“爷”，不称爸、父、爹。两个爷字连用便指自己的祖父，其他称呼与外边人就一致了。从《桐峪志》中的记述和皇甫束玉老先生的回忆录《伺候“马大爷”》^①一文中可以看出，我爷爷那一代人，“耕读传家”文化观念深厚，热心村上的教育事业，同时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勇于挺身而出。

我父亲贾元魁 1913 年生人，1928 年山西省立第五贫民高小毕业。这所小学在当时的辽县城号称“最高学府”，高小毕业生在贫瘠闭塞的太行山区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我父亲是村里第一个高小毕业生。（见《桐峪村志》第 138 页和图 1）

1932 年父亲开始担任农村小学教员，吃上了“公家小米”，这自然是件相当荣耀的事情（见辽县县长 1933 年签发的“九腰会初级小学暨民众补习学校校长兼教员”委任书）。从九腰会这样一个较为偏僻的丙等乙级小学校教员兼校长委任书“附记”得知，以十个月计算的年酬来看：薪金大洋 60 元、津贴 5 元，饭饷每月由村供给白面 50 斤、小米 1 斗，远高于两三个强农业劳力的收入。（见图 2）

① 皇甫束玉：《束玉文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 页。



图1 家父小学毕业证书及教师委任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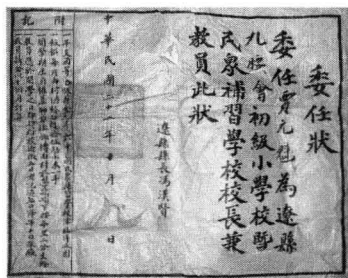


图2 家父的九腰会小学校校长委任状

日本入侵我东北之时，正值父亲血气方刚之年，受全国抗日热情推动，他1936年12月到太原接受了村政助理员培训，开始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活动。1939年，八路军在太行山一带开辟了根据地，129师进驻桐峪并在此驻扎五年之久。受党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父亲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历任教员、村长、机关助理员、科长等职务。在父亲的影响带动下，全家都积极支持抗战，1940年年初八路军129师队伍训练检阅就是在村公所公用场院上进行的，当时有摄影机留下了这一宝贵镜头。20世纪80年代初，我哥哥玉江发现了这段影像，并一眼认出这是在桐峪村以笔架山为背景拍摄的。他随即节选印制了几张珍贵的老照片，提供给山西省有关部门，并引起了重视。其中有一张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在桐峪村场院的著名照片被收录于《左权县志》（见《左权县志》内页插图）。^①

现在能看到的父亲的最早照片是两张多人合影，一张据说摄于抗战进入决胜阶段，时间大约是1944年冬。太行区一带日寇被围困挤压在了几个孤零零的城镇里，不敢外出。我抗日军民即将开展胜利反攻，从人们的装束和表情来看，我给照片取了个名字：“在太行山上”。另一张是1948年父亲在太行行政干校工作期间的合影。（见图3和4，前排左一均是家父）

① 《左权县志》编撰委员会著：《左权县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